

飞天神鵰

公孙梦上



8

32

飞 天 神 鸱
上
公孙梦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飞 天 神 鹳
中

公孙梦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7 号

飞天神鵄
公孙梦 著

责任编辑 光玉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开封新新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 开本 23 印张 459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220 册

ISBN 7-80538-587-4/I·266 定价 13.80 元

水 红 彩 和 极

内容提要

这部书一开始便给你推出惊险而艳奇的场境。清明时节，几名壮汉公开侮辱娇艳少女。此时，带着一身莫测的神秘，飞天神鵩从层层迷雾中走来。他既行侠仗义而又风流倜傥，他颇具魅力而又有非凡的武功。自救出三名少女后，他一路腥风血雨、剑拼刀搏，和她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与武林恶少搏杀中，怜悯之心和男子汉的七情六欲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与黑道魔头的斗法中，他不得不和并不喜欢的女人结下新缘；在与邪教枭雄的较量中，他更有一段令人心醉的花丛艳遇。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一、清明惊艳	1
二、大闹福双楼	24
三、天保门易主	48
四、开张不吉	84
五、内外生变	120
六、玫瑰刺手	149
七、一剑震京师	172
八、情牵一线	196
九、夜探春苑	221
十、要犯落网	247
十一、名缰利锁	273

十二、神秘帮派	300
十三、血染镖局	329
十四、两地相思	351
十五、湖边激战	375
十六、三大劫案	403
十七、重话当年	433
十八、亦悲亦喜	459
十九、夜闹宗人府	479
二十、智斗五友会	501
二十一、同室操戈	524
二十二、三杯毒酒	546
二十三、针锋相对	575
二十四、山雨欲来	607
二十五、父子反目	628
二十六、龙争虎斗	652

一 清明惊艳

清明节，扫墓踏青，全城男女，纷出四郊。走路的、坐轿的、骑马的、乘车的，无不携着祭品，带足纸锭，更不忘携上风筝，一俟祭扫完毕，便在坟前施放，以争奇斗胜。

此外，不分男女，每人头上都要戴柳圈，并形成了家喻户晓的俗谚：“清明不带柳，来生变黄狗”和“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

于是，磕头的、祭酒的、嚎哭的、为祖墓除草添土的、烧钱纸的，比比皆是，十分热闹。

然而，真正痛哭先人的悲伤者不多，更多的人在祭扫完毕之后，或在那芳树新草之间，摆开杯盘，互相酬劝，痛饮一番，至暮色苍茫之际，方才兴尽而归。或手拉绳索，瞻望晴空，瞧着自己的风筝，遨翔于蓝天之上，满心揣着个欢喜，犹如回到了童稚之年。

此刻，东直门外的郊野，人头攒动，笑语欢声，蓝天之上，飞满了大大小小的风筝，有碧桃、寿星、蜜蜂、蜈

蚣、罗汉、金龙……真是品种繁多，不一而足。

可是，这满天的纸鸢都不引人注目，最引起大家兴趣的，只有两只风筝。

一只是一条巨大的金龙，它如真龙般活灵活现地摆头摇尾，傲然驾临于群鸢之上。

只是一座仕女肖像，她如临风仙子，腾云驾雾，徜徉于白云晴空，超然脱俗。

这两只风筝体积均大，用的绳索有食指般粗细，比上千只风筝都要飞得高、飞得稳。

那些放风筝的，也和不放风筝只瞧热闹的人一样，都把一双眼睛移来移去，关注着两只风筝孰高孰低，不少人已把自己的风筝收回。

因为，十分明显，两只风筝的主人已较上了劲，双方都在继续添放绳索，要让自己的风筝，唯我独高！

风筝争胜，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今日情形却大不相同。

谁都看得出来，这条金龙风筝和这座仕女风筝，在琉璃厂的风筝市场上，必然是价格昂贵的特制精品，等闲人只怕出不起这个价钱。

但引人注目的，还不是这一点，而是竟放风筝的两位主人。

施放金龙风筝的，是一位衣着华丽的富家公子。他与三个朋友坐在仆役携来的小凳上，手举金杯，正满面怒容地注视着风筝比斗情形。是四个魁梧的壮汉，紧紧握着绳

索，头上已有了斑斑汗迹，从他们面部表情看来，似乎十分吃力。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他们的对手，竟是两个活泼伶俐的小丫环。

两个小丫头年龄不过十六七岁，四只白玉似的小手，以绸绢裹缠，紧紧攥住绳索，好不让在空中逍遥的仕女挣脱羁绊，到天宫做神做仙去。

想想看，这成何体统！

四条精壮如牛的汉子，伸着肌肉鼓胀的胳膊，才勉强拖住了那条飞来舞去的金龙，不让它脱手钻入云端。而对方却只出动了两个娇小的婢女，就把偌大个仕女风筝拽住。

金龙与仕女，此刻一样高。但胜负已在人众心目中有了判定。

离两个小丫环不远的草地上，坐着三位绝色少女，她们面前置放着玉杯玉壶，周围环伺着不下十个使女仆妇，俨然是贵人家的千金。

妙极！一边尽是男人，一边尽是女客，双方的排场富贵，似乎不相上下。

有的人悄悄说，这简直是龙凤之争。

“胡说八道！这哪里是龙凤之争了？该是不折不扣的凤犬之斗！”

说这话的，是离争斗双方不远的一位武生模样的年青人，他叫项人龙。

与他席地而坐的，还有两个年青人，一个也是武生打扮，一个则是文士装束。

“项兄此话何意？”文士不解。

没等项人龙开口，另一武生笑道：“那放金龙风筝的，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他叫段玉虎，是京城里有名的恶少、花花太岁，仗着叔父段云鹏是东厂的太监，犯科作奸，无人敢动问。人龙兄是京兆尹衙门里的副总捕头，少不了要与强盗飞贼、流氓地痞、街头混混及各种触犯刑律的人打交道，故所以对此君颇为熟悉。”

项人龙愤愤然道：“志宏兄所言不差，这姓段的小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可人家有东厂做靠山，地方官府奈何他不得，不过，哼！总有一天，非让他栽在我手里不可！”

叶志宏依然心平气和：“人龙兄，这又何必呢？这些恼人事，休提休提，别忘了今日陪路远兄出来观光，还是让我把那边几位斗风筝的佳丽，向路兄介绍一番，如何？”

项人龙道：“好好好，你就只管说吧。不过，只怕今日会闹出事来呢。”

路远奇道：“项兄此言如何说？”

叶志宏笑道：“路远兄，听在下一说，你自会明白。”

路远一笑：“洗耳恭听。”

“那边三位小姐，也非等闲人家的千金。喏，穿一袭绿衫的那位，叫孔月萍，是皇族外戚，其父任户部侍郎。中间穿白衫的那位，叫颜玉雪，其父就是京兆尹。穿红衫的那位，叫王凝霞，也是皇族外戚，乃刑部侍郎的千金。”